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4)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 小说卷 ·

下

作家出版社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4)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 小说卷 ·

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4. 小说卷: 全2册 /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63-8418-6

I. ①山… II. ①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山东省 ②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7006号

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2014. 小说卷——全2册

编 者: 山东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1042千

印 张: 68.5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18-6

定 价: 11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白 鸭

艾 玛

上

通判大人后来一直记得，他初到气候湿热的上城时的情景……他命人勒马停车，然后用一把白绢玉骨山水画折扇挑起车上天青色薄纱的帘子，隔着一条护城河打量上城。

上城一如他料想的样子，灰扑扑的屋瓦上方，是雾蒙蒙的天。

通判大人到上城赴任的那天，城里的富商大贾精心准备了他接风洗尘的盛宴。通判大人风雅的名声比他本人先行一步到达上城，宴席上为通判大人准备的洗手盘里漂着一朵晨露未干时采摘下来的梔子花，擦手的锦帕上用复杂的捻针与不同色阶的丝线绣着翻卷的五彩祥云，宴席上的每款珍馐都有一个饶有趣味的说头，上城最负盛名的歌姬怀抱琵琶坐在珠帘之后，准备为通判大人一展美妙歌喉。身为从五品文官的知州大人，为了表示对卸任詹事府正五品左春坊右庶子之职来上城屈就正六品官阶的通判大人的欢迎，特地穿戴整齐，带了一队衣冠整肃的随从去城外恭候通判大人的马车。不过，知州大人扑了个空。载着通判大人和他的家眷的车队已先行一步驶入了修葺一新的通判府，一个面容姣好的得力亲随手持通判大人告乏的亲笔书信来拜谒知州。三天后，由通判大人从京城带来的厨师主理的家宴，还有两坛御赐美酒恰到好处地慰藉了知州大人和豪绅们的失落。不久，关于通判大人外表的俊雅以及他不好接近的传言在上城的官绅阶层

流传开来。

通判大人也渐渐听闻了这些传言。

通判大人在翠竹掩映的书房里挥毫泼墨，那面容姣好的年轻亲随从上城各种不同的地方带回各种有趣的传言。仅通判大人为何会来到上城，就流传着好几种有趣的说法。酒肆里的男人们，说通判大人奉旨由詹事府借调内务府赴武英殿监校活字印术，不料小隙沉舟、玉毁椟中，此番是被贬来上城。勾栏里的姑娘则说通判大人爱上了一位身世异常煊赫的夫人，这无望的爱情令通判大人痛苦不堪，不得不远走上城……凡此种种。通判大人提笔在手，望着窗外婆娑的竹影，拈须一笑，不置可否。初到上城，通判大人选择深居简出，静候人们对他的好奇淡下去。通判大人知道，无论人们的好奇心多么强大，一成不变的事情总是能轻易将之消解。来到上城后，通判大人少有宴乐交游，平日里通判府总是大门紧闭，每隔两天，通判大人就摇着那把白绢玉骨山水画折扇，坐在挂着天青色薄纱的凉轿里去衙门与知州共签文书。一路上，通判大人看到的人情风物与京城有着极大的不同。因为炎热多雨，上城麻石铺就的街道总是湿漉漉的，空气里弥漫着梔子花的甜腻香气，百姓灰色的屋瓦上遍布鸟雀的粪便，而藤萝顺着石砌的矮墙蔓牵，处处葳蕤一片。男人们大都短衫赤脚，他们矮小结实、异常灵活的身躯让通判大人惊奇不已。妇人们身材瘦削，皮肤白里透出青色，乌黑的发髻上簪着随处可见的野花，眼神粗野而大胆。孩子们则像初生的野马般不知拘束，他们在人群里窜来窜去，大呼小叫，偶尔也会被失去耐心的大人们揍得鬼哭狼嚎。看到通判大人路过，喧闹的人群会一下变得安静起来，大家相互推挤着让出一条路来，人人好奇地立在路边，汗津津的脖子前伸，肆无忌惮地往凉轿里张望。没有人拦轿喊冤，衙门口的大鼓上也满是尘埃。上城百姓嗜好辛辣刺激的食物，看上去也像缺乏些教化，但似乎鲜有斗狱争讼，显得十分太平的样子。通判大人也曾去过知州大人的夜宴，通判大人看到的知州大人，性情爽直，善饮，好狎歌姬，与他人无异。通判大人不免疑心圣上的多虑。圣上曾用一把象牙折扇指点着帝国疆域图上东南角的这一隅，说：“朕即位六年来，此处从无忧报……”通判大人的曾祖父做过先皇的帝师，余荫惠及，通判大人曾于年少时入国子监陪读还是太子的圣上读过一段时间的书。出于对圣上的了解，

通判大人立马悟到上城多年来淡淡的“太平”二字已使勤政的圣上不安。彼时通判大人的爱妾也正与通判大人闹着别扭，通判大人难捺思念，屈尊纡贵前去问候，爱妾冷冷一句“还好”，立马让通判大人有被拒千里之感。可哪里是还好？和好如初之后才知爱妾竟已连日三餐俱废，更无一日不垂泪！国事大约如常人的私情，是圣上最幽深的隐私。上城多年的“太平”二字让圣上觉得不被需要，甚至生出了要失去这片疆土的担忧。这担忧似隐疾，满朝文武，除了通判大人，圣上又能向谁提及？

通判大人认为自己此生最大的使命，就是替圣上分忧。

通判大人自知无甚大的才华，因而在仕途上亦无甚大的志向，多年来安心于左春坊右庶子的闲职，偶尔应诏入宫，陪嗜好收藏玩赏书籍的圣上鉴赏珍籍善本解闷。圣上每得了某孤本秘籍，必召通判大人一同赏玩。他们在一块圣上亲手书写的“天禄琳琅”的牌匾下，共同消磨了许多好时光。通判大人看到的圣上，是那些每天要上早朝的重臣们永远也无从知晓的。通判大人无比珍惜。英明的圣上也没有亏待他，左春坊右庶子岁俸一百六十两白银，但圣上每年给他的赏赐，倒比那些正一品大员所得要多。通判大人出身世家，并不会把金银当个什么，他甘愿放弃远大前程，是因为他知道圣上有一种孤独，是治国平天下的大臣，还有后宫的三千粉黛都无法慰藉的……通判大人和圣上都曾有年轻时光，出了国子监，年轻的通判大人如鱼归水，呼朋引伴，踏青游，醉扶归，更别说中秋月照花林，上元夜来阑珊……每一场热闹都是笙歌彻夜，灯火连宵，左粉白右黛绿，微醺里把多少香艳诗词歌赋作了。一个太平盛世里世家子弟的青春，怎么过都不能说是虚掷。而尊贵的圣上呢，却身陷在那寂寞的金瓦红墙之后。多少回，年轻的通判大人从陌生的红绡帐里醒来，想到那修长的着杏黄四爪蟒袍的孤寂身影，心里就会生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怜惜。年轻时的通判大人也曾希望有不平凡的一生，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如今，通判大人蓄起了一把盈盈一握的美髯，偶尔独处时忆及这些，会有不易为人察觉的拈须一笑。通判大人后来明白，致君泽民是分忧，而进宫陪圣上把玩古籍秘本，也是一种分忧。当然，来湿热的上城，就更是分忧。

通判大人那挂着薄纱的凉轿在上城的街道上走过十多个来回后，上城的百姓恢复了往日的从容，他们忙于买进鬻出，不再拥挤在道边往大人的凉轿内张望。人群散开后的街道就像一条瘦下去的河，通判大人看到了袒露在街道两边的茶坊酒肆、米店肉铺、浆衣妇与苦力男、行脚僧与相术师、丝麻绢纱与珠宝香料、油盐酱茶与香烛纸马……着薄绸长衫的绅士倚着茶楼的栏杆，一边打量市井一边听卖唱的少女咿咿呀呀唱着小曲；采买的妇人忙着讨价还价，无暇去扶已歪倒散乱的发髻；赶马车的车夫手握长鞭，技艺高超地用鞭梢击打马背上的蚊蝇……通判大人来到公廨，与知州大人共签的文书堆在朱漆案头，大多是钱谷、户口、赋役之类，责罚分明的文书不声不响地从案头流过。衙役们无所事事，搂了油黑锃亮齐眉长的水火棍在阴凉的公堂下打着哈欠……而公堂外蝉鸣悠远，景象太平。

一日，通判大人到了公廨，与知州大人寒暄了一阵后，通判大人对知州大人说道：“大人治下有方，去年的洪水，距上城百里的木城毁田千顷，人畜伤亡无数，上城三县，十九万八千人丁安好，在下佩服得紧啊。”知州大人手里托着一把小巧的金胎掐丝珐琅仙鹤纹鼻烟壶，笑了笑，起身走到窗边。知州大人看着窗外，两手抱拳冲头顶一侧举了举，道：“圣上福泽庇佑，老天亦顾念上城百姓。”通判大人看着知州大人的背影，不由得点头。共事一月有余，知州大人昼决公务，事不留庭，夜则宴饮，斗酒不醉……想来勤勉、强干，皆是百姓福音。通判大人素来不喜欢那些一本正经、假模假式的命官，他们总是戴着张正人君子的面具，从不显露一点真性情，就像通判府紫藤架下的那口老井，望之洞黑如墨，深不可测。通判大人签着文书，愉快地想，知州大人即便不是召父杜母再世，至少也是恪尽职守的，到时，按约上给圣上的秘制匣里大约也只能书写“平安”二字了，若果真如此，岂不是国之幸民之幸哉！

“上城百姓知礼守节，是圣上最忠实的子民。”知州大人转过身来，指着通判大人的案头，道，“诸如此类斗杀恶案，并不常有。”

通判大人顺着知州大人手指的方向，侧过头去一看，只见那堆文书边上搁着薄薄的一册案卷。通判大人拿过来，乃是一份上城辖下合县命案的审结文书。通判大人翻了翻，案情很简单，合县男刘流儿与罗友文因口角生嫌，刘流儿寻机怀揣尖刀，尾随罗友文到僻静处，将他乱刀捅死。县主

判曰：审得凶恶刘流儿，泄愤行凶，俱皆招出，极刑大辟，处决秋时。

通判大人看审结日期，乃是自己抵达上城的同一天。过了一个多月，才送到州府……或许是在州府压了一个多月？通判大人心生疑惑。通判大人也曾熟读过几本前人的断狱佳作，《洗冤集录》《秘册汇苑》《折狱龟鉴》……知道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之理。通判大人于是翻开那案卷查看检尸格目。正凶刘流儿年甫十六，身高六尺二寸，罗友文四十有三，身高七尺五寸，两者年龄身高相差甚巨。但据验状所载，死者罗友文全身伤如披鳞，竟多达二十余处——看上去非一人所能为。通判大人沉吟了一会儿，把案卷放下，起身对知州大人道：“昨夜雨击屋瓦，声如飞瀑，一夜不曾安睡得，今儿竟觉头痛不支，下官先走一步，待来日再理。”

知州大人起身恭送，道：“无妨。”

通判大人出了公廨，上了凉轿，唤那面容姣好的年轻亲随近前来。通判大人问道：“你日日在茶楼酒肆进出，可知那合县有何出产？”

那亲随施了个礼，道：“回大人，合县多崇山峻岭，地多瘠薄，所产不丰，唯有水好，故出得好酒，名唤玉泉。”

“酒?!”通判大人摇着扇子，笑了。通判大人道：“极是，在知州大人人家饮过几杯的，口感清冽，回味绵长，比得上官用美酒。过几日是小夫人的生辰，明日你到账房去领取银两，去合县买几担上好玉泉酒回来。”

那亲随自是领命不提。

过了两日，通判大人再次到公廨，命人从狱中提出刘流儿复询。衙役们鹰拿燕雀般，将戴着长枷扭锁的刘流儿提到了堂前。通判大人一看，只见那刘流儿跛着一足，人格外瘦小，锁在枷板上的手和脑袋都是细细小小的，像是自小不曾吃过饱饭的样子。人往堂前一跪，只得小小一团，仿佛还没有枷锁重。通判大人曾在京城的大街上见过衣衫褴褛的乞儿，也曾任在灾荒年月路遇羸弱不堪的饥寒流民，他们卑微如帝国的尘埃，通判大人何曾多看过他们一眼？而此刻，跪在大堂之下的这个小小贱民，却像一个令人畏惧的衡器，似乎就要道破帝国良心的秘密。

通判大人打量了刘流儿一阵后，问道：“足有何疾？”

刘流儿答：“回大人，生来跛足。”

通判大人又问：“你如何杀了罗友文？”

刘流儿滔滔汨汨，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所述竟与案卷所载分毫不差。

通判大人又命他重述一遍，依然是不错一字。

通判大人笑曰：“何其熟练也！”

通判大人摇着扇子，将那刘流儿好一番打量。通判大人又问：“为何捅他这许多刀？”

刘流儿答曰：“恨极。”

“罗友文乃一米商，与你有何嫌隙，竟恨他至此？”

“回大人，小人曾去他米店门首乞讨，罗友文为富不仁，不但不给小的粒米施舍，反驱使恶狗追咬，故此恨极。”

“你去过他的米店乞讨？”

“小的不敢诳大人。”

“那米店开在合县何处？”

刘流儿支支吾吾，竟不能答。

通判大人拍桌怒喝：“大胆刁民，竟敢欺瞒本官！那罗友文乃酒商，并非米商！”

刘流儿伏地不起，道：“小的一时记差了，还望大人明鉴。”

通判大人叹道：“蝼蚁尚且贪生，你如何只一心求死？认下这不相干的杀头之罪？”

刘流儿抬头看了通判大人一眼，垂首不语。

通判大人再三开导，刘流儿始垂泣称冤道：“大人真乃青天也，小的并不曾杀人。”

“既如此，又为何自认为凶犯？”

“大人，小的因自幼有足疾，从来不曾为父母分得半丝儿辛劳，倒费了双亲许多柴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本不敢轻贱至此，只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焉得不亡？这一番，也是欲遂父愿，舍却这身无用皮囊，报答高堂养育之恩。谁承想被大人识破，小的不敢欺瞒，只得如实招供。”

“你可知真凶为何人？”

“回大人，小的只是听从老父安排，却并不知所替何人。”

通判大人又细细盘问了一番，乃知在上城，顶凶案极多，富者杀人，倾一半身家给贫者，代之抵死。似刘流儿这般抵死者，人皆称之为白鸭。在上城，此风由来已久，先皇时盛极，后竟成一种习俗，流传至今。

通判大人吃惊不小，问道：“你年纪尚轻，如何知道这许多？”

“回大人，小人虽年轻，又有足疾，但耳目尚聪明，亦有所见闻。以白鸭而富者，吾乡间即有二三家。有人子卖身为白鸭救父于病困者，族中感其孝，讳其实，为其请立三间四柱青石孝子牌坊一座。”

通判大人听闻了这些，只觉似在雪天被浇了凉水，人坐在肃穆的公堂之上，眼望着仪门外日影里的青墙乌梁、朱红廊柱，以及寥廓的麻石街道，半晌无语。

通判大人那面容姣好的亲随买得好酒回来，也将别的几样事情打听得真切。那刘流儿之父原是合县一个小小解铺，为人极为刻薄好利，专好做些便宜勾当，也曾算计巧取，积得些薄产。后因贪利解了几件赃物，卷入一桩人命官司，家产皆没入官府，由此败落而不可收拾，落得个走村串巷，卖些针头线脑、胭脂水粉勉强度日。刘流儿之父除刘流儿外，还有一子，比刘流儿年长两岁，四体健全，后卖与某大户家为奴。不日前，刘流儿之父突然时来运转，咸鱼翻身，不但为长子赎回自由身，更费了许多银两添房置产、购买田园，眨眼间家成业就。

马无夜草不肥，通判大人由此更加断定刘流儿不是枉供。

通判大人知会了知州大人，将刘流儿一案驳回合县更讯。以知州大人为首的合府同僚皆盛赞通判大人断狱如神，他们交口称赞通判大人，脸上的笑容却都像被微风吹皱的水面般意味深远。他们的目光一旦遇到通判大人的目光，立马就变成了一尾尾受惊的游鱼，忽地向水面下的幽深之处游去，很快真踪难觅。通判大人感到疑虑，但暗忖此案并非什么疑难杂症，不致引火烧身。因为要了结此案并不难，只需将那刘流儿之父拘捕到案，何怕那出金之人审不得出来？

考虑到刘流儿之父最是奸头滑脑，为防他闻风躲避，通判大人暗地里出了个广捕文书，着落那亲随带了几个得力应捕赶赴合县见机行事。

通判大人思前想后，自认为毫无疏漏，于是放下心来，单等那合县捕得真凶，审得清白，一并将案情上呈。孰料没过多日，却从合县传来苦主家属围聚县衙、喊冤申诉的传闻。离秋决之日不足两月，驳回更讯，真凶无着，致使苦主以为伸冤无期，故而愤愤，日日在那县衙前击鼓鸣冤，围观者日众，喧哗一时。此时知州大人也以母亲病重为由告急假返乡，合县县主的告急文书辗转送到通判府时，通判大人与爱妾正在后花园凉亭中饮酒赏花。盛夏时节，一池荷花开得正好。

通判大人那爱妾不但姿容出众，且才艺颇佳，诗词歌赋、击鞠弹棋等少年场中事，没有她不会的。更兼出身风月之地，最是见多识广、通晓世故。通判大人但凡出外游行，没有不带她同去的。上城湿热，比不得京城舒适随意，此番来上城，通判大人把父母妻小皆安顿在京中，只带了爱妾一人同行。

那爱妾见了告急文书，对通判大人低语道：“因小案而引民哗，这可是要犯大忌的啊。”

通判大人端严肃穆地答曰：“不公不义，才是大忌。”

通判大人的爱妾低了头，用一把绢扇半遮了面，笑了。圣上要的是忠心，人们的忠心才能使江山永固，而大人呢，却在这儿寻求公义。当然，通判大人的爱妾也知道，衣履洁净、浑身散发着淡淡木槿熏香的通判大人就像她身上这件玫瑰紫饰片金花纹的绸裙，离开繁华的京城之后，显得很不合时宜。上城贵妇爱着大红或月白的纱裙，在京城王公贵族的后宅中极为流行的玫瑰紫色被她们视为怪异。

于是通判大人的爱妾劝慰通判大人道：“公义之说，总是有所参照。就白鸭而言，亦有公义之处。倾一半身家买白鸭，一人纵然富可敌国，亦不可一而再、再而三行杀人之不义事，而贫家亦可舍一人而富。白鸭所以通行日久，谅是它不伤根本，所以人皆能容。老爷起先看上城，不也觉得物盛民安、词清讼简甚是太平吗？”

好一个不伤根本、人皆能容！通判大人无言以对，沉吟良久，把一杯美酒一饮而尽。通判大人手里把玩着空空的酒杯，无比失落地对爱妾道：“合县美酒，今之价胜往年十倍，可见去年的水灾，上城八成是十田九毁啊。”通判大人想起了圣上所赠的秘制匣，倘若一年期满之后，他不能把

一个真实的上城装进秘制匣里奉献给圣上，今后他又有何面目去面圣？通判大人心里十分疑惑，此一案，为何会久决不下，以致苦主不满、哗众喊冤呢？

通判大人命人传那送告急文书的亲随进来，问道：“合县县主可有拘捕刘流儿之父过堂？”

“回大人，刘流儿之父早早就给拘在牢子里了，不承想那厮却是个老梆子，认打不认罪。头一回过堂，皮开肉绽也不承认受金顶罪，后挨不过板子，当堂就瞅了个机会，触柱而亡了。”

通判大人愣住了。血溅公堂，不可谓不惨烈！这一着实在是出乎意料，一时间通判大人委实有些不知所措。

沉吟间，只听那亲随又道：“刘流儿之父死后，刘流儿之兄日日披麻戴孝，领刘氏族人来狱中责骂刘流儿，‘尔乃翻供，害死老父，即便出狱，必处尔死。’如此恫吓，再加上那刘流儿也经不住三拶两夹的，还是照前番供述，一味只承认泄愤杀人。县主一时为难，遂拖延不决，以致民哗。”

刘流儿之父死了，真凶显然一时难以查寻，坚持查下去，弄不好落个枉纵凶犯、带累良民的口实，这传出去，何人担当得起呢？通判大人挥退众人，闷闷不乐地喝起酒来。

通判大人的爱妾起身走到通判大人身边，道：“老爷，您看那一池莲花如何？”

通判大人且去看那一池莲花。但见一池晴翠间，莲花婷婷，似千娇照水，只恨没得言辞可比。通判大人在京城也曾赏过荷花，和上城的比起来，京中的荷花无论是颜色、香气、模样，还是风致，哪样儿都要稍减几分。单拿那荷叶来说吧，上城的荷叶格外肥硕壮大，恣意忘性，充满妖娆的野性之美，颜色也更浓绿，眼看着就要淌出来一般。相比之下，就显得京中之荷清新简素，克制有度。

通判大人拈起长须，沉吟良久，对曰：“自然也是好的。”

此时日隐西山，茫茫暮色中，成群的蜻蜓在那一池荷花上翻飞，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通判大人蓦然间明了，正是上城这样炎热而多雨的天气，孕育了恣意蔓生、无从收拾的植物，它们飞扬跋扈地生长着，有着令人畏惧的生命力。

通判大人的爱妾摇扇低语道：“瞧，这长势好的荷田却不见半星儿杂草，老爷可知为何？”

“为何？”

通判大人的爱妾拉着通判大人走到荷塘边。爱妾微微俯身，一手托着衣袖，一手用扇子轻轻拨开荷叶来，但见重重翠盖下，蛛网叠叠，虫子蠢蠢，浮萍纤草丛生，另有一番天地。

“再美的荷塘也有杂草，随这些杂草怎生妄为，只要不高过莲荷去，不碍观瞻，就由它们去，自古荷塘皆如此。”爱妾看着通判大人，意味深长地道，“眼不见为净，岂不好？”

通判大人半晌无语。末了通判大人只得提笔在合县县主的告急文书上批道：

秉公执断

清明风气

但立直标

终无曲影

通判大人知道，这四句话批在告急文书上，很有些不伦不类，看上去倒像是对自己先前将案件驳回更讯的辩解。不过，此种情形下，除了这几句，通判大人一时还真没有更合适的话语好说呢。

合县县主更讯的案卷送到州府时，通判大人终耐不住酷暑病倒了。恰逢知州大人完假回府，看那案卷，只觉此番负责文案的书吏甚是老练，口供、案卷都做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提讯刘流儿，所供与案卷严丝合缝，于是照县衙审定的案情定案上呈，并择期将刘流儿发回合县收监，待秋后斩决不提。

通判大人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气候不宜，水土不服，再加上思乡情切，使通判大人清减了不少。已有很久没有去公廨履行职责的通判大人，偶尔在爱妾的陪同下到竹影婆娑的书房去，提笔在手，半晌却不着一字，往往以一声长叹收场。通判大人

的爱妾亲自打理大人的日常饮食，可惜玉泉美酒不解愁，琼浆玉液难入喉，眼见着通判大人形容消减下去。通判大人的爱妾心急如焚，便使那面容姣好的得力亲随四处搜罗奇异珍玩，以增通判大人之精神，可无论那亲随弄来什么，通判大人皆兴致寥寥。

一日，那亲随进献了本古书，却使通判大人两眼一亮。

此书系保存完好的古抄本，纸张异常精美，乃是市面上早已绝迹的构皮花纸，柔润密实的白底上隐隐凸现出花鸟造型，甚是华美。纵使时光久远，纸张的颜色已变得暗淡无光，但细腻滑润的手感依旧。书中文字，乃是一种古文，极像古汉字篆文，且墨色沉润，有异香。通判大人仔细辨认，疑为是失传已久的《九丘》，于是喜不自禁，唤那亲随进来细问。那亲随羞红了面皮，半晌方道：“此书乃是一土司之子所赠。”原来那亲随带应捕去合县督办刘流儿一案时，在合县县主的家宴上与一苗疆土司之子相遇，土司之子年仅弱冠，生得面如美玉，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倾慕，厮混多日，临别时土司之子以此书相赠。

通判大人问道：“可知此书有什么来历？”

那亲随垂手答道：“不知详情，只听得说是什么楚左史倚相家世代传下来的古书，后被土司购得，但合族皆识不得书中文字，只因书纸味道好闻，公子才将它放入书篋中随身携带。”

通判人大喜，断定是《九丘》无疑，病立时去了九分。所谓《九丘》，即九州之志，言九州土地所出，莫不属至高无上的天子所有，民情风物，莫不顺天承运而生。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有过一次关于此书的记载，即古楚国的左使倚相读过此书。后此书失传，再无人提及。倚相祖籍地靠近苗疆，想来是民间递传，才终不致此书湮灭。通判大人手捧宝书，几欲泪下，忆起圣上也曾多番提起此书，常恨此生不能一见。此番却在上城这样的僻远之地出现，真可算得上是国之祥瑞。上城臣民对圣上的忠心，唯有此书可表！通判大人重赏了那亲随。

秋决之日很快来临。

刘流儿头颅落地的那一天，通判大人命那面容姣好的年轻亲随带着装有宝书的秘制匣出城进京。此时黄叶委地，天气新凉，想来京中必是白霜铺地，通判大人开始思念红泥炉火暖西窗的京城。他想圣上开了秘制匣，

必定会龙颜大悦，疑虑尽消。召他回京，也是一定的了。通判大人登上高楼，目送那亲随上马绝尘而去。他看着那亲随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开始屈指掐算自己回京的行程……从上城到京中，三千四百里路程，越三山、经四水、过五湖，着实不易。不过，天下太平，料想应是一路无虞。

下

他把车停下来，为自己点了支烟。

他一边抽烟，一边打量河对岸的上镇。上镇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屋瓦上空，是雾蒙蒙的天。

抽完一支烟后，他伸手拍了拍他的妻。他的妻双眉微皱，整个身子蜷缩在座椅靠背与车体相接的地方，看上去似乎睡得很香。

他与妻是在五年前的一次旅途中认识的。

那时他的日子刚刚好起来。他自由了，也平生第一次手上有了点钱。有了点钱以后，他想干一件以前没有干过的事——旅行。如果有人了解他这些年来的生活，一定会理解他的——他在一个异常狭小的房间内待了整整十年，那间房子整日里散发着腥臊的味道，窗户上装有拇指粗的铁条。好在并没有什么人了解他的过去，他的身边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

到哪里去旅行呢？他想起了他的学生时代。对校园生活他并无什么印象，不过初中地理课本上那张关于黄果树瀑布的照片却令他难忘。“黄果树瀑布：中国最大的瀑布。”——照片旁边有这么一行小字。他还没有上到有关瀑布的那一课就退了学。有了点钱的他决定去看一看这个中国最大的瀑布。事实证明这趟旅行对他来说真是很值得的——尽管他最终并没有看到什么瀑布。在去黄果树瀑布的途中，他就听说由于干旱，瀑布已变得非常细小。但他还是坚持过去看一看，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他觉得还是过去看一看的好。进了景区，他发现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块插在路旁草地上的小木牌，上面写着：“因本地区干旱特别严重，景区严重缺水，大瀑布等景区水量较小，若给您带来景观方面的不满意，敬请谅解为谢”——果然是这样，他有些失望，也很有些不满。瀑布变小了，可进景区的票价

一分钱也没有少。他不满，可他也不打算跟他们理论。现在的他不比从前，从前他就像个火药桶，一点就着的。

他在一块围有汉白玉栏杆的空地上徘徊，犹豫着要不要跟着拥挤的人群顺着同样围有汉白玉栏杆的石阶走到谷底，好去看看这个中国最大、也可能因干早已变成最小的瀑布。空地的四周是修剪得格外平整的金叶女贞，与栏杆一般高，不至于遮挡游人的视线。他把手搭在汉白玉栏杆上，眺望远山。如果没有干旱的话，他应该能听到从谷底传来的瀑布的轰鸣。妻也是一个人出来旅行的。就像一条狗发现另一条狗、一头狼发现另一头狼，他从众多的游人中一眼就发现了她。她跟随着新一拨的游客来到这个空地上，一只双肩背的背包松散地挂在一侧肩头，她的脚步迟疑，越来越慢。她离开人群，慢慢走到栏杆边。她把手搭在汉白玉栏杆上，眺望远山。

他认定他们是同一类人，她的身上有着他熟悉的气味，长期的孤独生活所滋生的抑郁而冷漠的气味，这气味犹如一层隐形硬壳，将她与周围的一切分隔开来。他走过去，邀请她一起去看另外的一个瀑布。

“那里还没有旅游开发，距这儿五十里，天气预报那儿昨天还下过一场大雨。”他机智地给这个寂寂无名的瀑布取名“红果树”。

与以往任何一次经验都不同的是，妻并没有对他右脸上那条像锯子锯出来似的伤疤和残存的半个右耳表现出惊讶或是嫌恶，她的目光平静如水，这让他倍感轻松。他们看过红果树瀑布后，继续往西走，在结伴看了大大小小十几个瀑布后，他们决定在一起生活。在异乡一个尘土初歇的黄昏，他们携手走进了路旁的一家小酒馆。在那个肮脏破败的小酒馆里，挤满了操着各种方言讨生活的人。他们很慷慨地请那些衣衫褴褛、神情疲惫的陌生食客喝酒，一种当地的带酸味的啤酒。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脸上带着拘谨而谦卑的笑，举起手中的啤酒对他们说：“祝福这对新人！”他非常开心，这辈子似乎都没有这样开心过，因为他非常喜欢“新人”这个词。他决定做一个新人。那个晚上他用自己的身份证在一家小旅馆登记了个房间，度过了自己的洞房花烛夜。

后来，他买了辆二手捷达，开着它，带着妻去看各处的瀑布。水的欢快地流淌，突然地跌落，粉身碎骨，然后又是欢快地流淌……瀑布经历的

一切令他们着迷。他们看过许多的瀑布，形形色色的瀑布，有的瀑布很大，有的很小，有的很美，有的很普通，有的只是细细的一股流水，顺着岩壁缓缓而下，根本就不能算是瀑布。他们去过那么多的地方，却从未想过要在某处停下来，在路上的日子对他们来说相对容易，似乎正是那些他们不停奔走的道路延长着他们的生命旅程。也正是在旅行中，他们彼此逐渐多了些了解。他知道妻在东部某个城市有套不大的房子，是她的母亲留给她的，学区房。她靠房租生活。他告诉妻，自己贩卖过虫草和藏羚羊皮，手上有点小钱，暂时衣食无忧。在一起后没多久，他就发现妻很容易受惊。有一次，他和妻到北方的一座边远小城看冰瀑，他们在一个小旅馆住下后，他忙着整理行李，妻捧着一杯热茶，站在小旅馆的窗边看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他突然打了个喷嚏，声音并不怎么大，只是一个还算正常的喷嚏而已，可是妻惊得连水杯都掉到了地上。他到现在还记得妻张着空空的两手，满眼惊恐地扭头看他时的情景，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钟，可是让他难以忘怀。那一次后，他慢慢发现妻也经常会从梦中惊醒，比如在寂静的深夜，只要从马路上遥遥传来汽车的急刹车声，或是别的什么稍微异样点的声响，不管睡得多么沉，妻都会一个激灵，惊慌地从枕上抬起脑袋，片刻之后，妻似乎明白了自己处境安全，脑袋重又重重落下，再次进入睡眠。他不知道她为何会这样，她经历过什么？他和她都不是能言善道的人，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彼此都把从前不提，个中原因他也无从知晓。他只是会在夜里把妻搂得更紧。

他的手一触到妻的肩头，妻蓦地张开双眼，全身都抖了一下。他看得真切。他用手掌继续轻拍妻的肩膀安抚她。

“到了。”他说。

妻带着一丝惊恐的弥散的眼神慢慢汇聚成一线，最终安静地落在他的脸上。妻的身子松弛下来，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伸出一只手，握住了他停留在她肩头的那只手。妻用一根手指摩挲着他手背上的一道疤痕，对他笑了笑，把头伸到车窗外去。

“就是这里呀。”过了很久，妻说道。

他附和妻子道：“就是这里……”